



野記卷二

聞之故老言洪武紀年之末庚辰前後人間道不拾遺有見遺鈔于塗拾起一視恐污踐更置階圮高潔地直不取也

逮庶人國破時削髮披緇綺而

逸其後在湖湘間某寺中

或曰武當山

至正統時八十

餘矣一日聞巡按御史行部及至察院言欲入陳牒門者不知誰何亦不敢沮既入從中道行至堂下坐於地御史問尔何人訟何事不對命與紙筆即書云告狀人某姓

太祖高皇帝長孫懿文太子長子以付左右持上御

大史謂曰老和尚事真偽不可知即真也吾與尔無君臣分不得行此禮雖然尔老如此欲復出何爲乎曰吾老也無能爲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當付之何地邪不過欲歸體父母側尔幸爲達之御史許諾命有司守護飛章以聞上察言格人利上令京師至遣內豎往視咸不識庶人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我爲問吳誠在無衆以白上命誠往誠見庶人亦遲疑庶人曰不相見殆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若一事昔在某年月日吾御其殿汝侍膳吾以箸挾一戀肉賜汝汝兩手皆

有執持不可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嚙取食之汝寧忘之耶誠聞大慟返命言信也

上命迎入大內某佛堂中養之久而殂云或曰庶人削髮剃馬自朝陽門出至河南居某寺寺僧亦不知之知一日有盜劫寺俄而一文官一武弁同來捕圍其寺且將屠之僧徒恹憂庶人大書黃布擲出曰聖令旨官軍散二官執而問之庶人道其實乃聞於朝命集二官往迎取驛赴闕下置之禁中時正統間事與前聞異辭或又云在沐默公府後乃沐烏奏還非也或又曰某出由地道

文皇兵薄京城內以搶支門門內搶滿無隙馬靖難
兵先鋒死者甚衆兵始入遂克之建庶人數以

文皇靖難之謀問中山王仲子增壽對以保無它及
兵至逮召徐誥責腰斬之橫屍路旁

文皇入城問爲誰左右以告文皇哭之即時追封
武陽侯進定國公召見其子年甫十五即賜名命

襲爵馬

文皇兵入城駙馬都尉梅公死于笄橋下某國長公
主曳文皇裾不釋問駙馬何在

文皇與公主言予二甥爲世官以慰主心

靖難兵未起時長公主有書遺文皇勸沮大計

上不答逮兵興以手書寄之言與師大意且令遷居

太平門外恐誤羅鋒刃及

上紹統後二甥猶幼主保護甚到恒與同寢置於榻
內如是數年比長乃已上亦恒賜手詔有曰若

不念尔母親不至今日尔畜生宜知之

今世傳逸詩一篇曰寥落東南四十秋而今霜雪已

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

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

老吞聲哭未休人逮庶人親屬初居中都廣安宮

正統時有司奏人衆不能容應稍展大其居或徒
他地上命悉於出聽雜居民間遂皆出壯強者
不能名六畜時命既下或言仍宜稍拘制之樂官
主曰本吾一家又舉宋藝祖言有天命者任自爲之
群臣不敢復言惟仰日聖度之如天也

永樂初都御史陳瑛言建文時效死之臣如禮部侍
郎黃觀太常寺少卿寥昇脩撰王叔英衡府紀善
周是脩浙江按察使王良沛縣知縣顏伯瑋宜加
修修上曰朕初舉義兵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其後二

十九人如張統王鈿鄭賜黃福尹昌隆等皆宥而
用之今所陳猶有非此類者勿問備正初靖難兵入城昇是脩自經死觀守安慶投江死叔
英守廣德亦自經死良其在官舉家自焚伯瑋在
縣兵至城不肯下與其子皆死瑛後閱方孝孺等
獄辭乃收觀叔英妻女將給配之觀妻出通濟門
擠其二女于河即自溺叔叔英英二女皆已笄建
赴錦衣獄皆赴井而死高帝令宋學士瀛作靈
芝甘露頌賜酒大醉歸爲孝孺言之須入酣寢方
候夜深殊未醒方料先生不寤明當誤事即爲製

文書完比曉宋起趨朝愕然謂方曰我今日死矣
方問何故宋曰昨
上命作頌醉甚誤不為今何及矣
上怒必賜方曰正恐先生覺遲已具一草或裁定以
進可乎即以文呈宋閱之曰何改為亟懷之入朝
上迎謂瀛頌安在宋出進之
筆也宋又愕然
實以賜酒過醉不能成章門生方某代為之
上曰此生良勝汝立召見即試以一論五策方立成
上覽訖復顧宋曰渠實過汝即命面賜緋袍腰帶猶

平中令往禮部宴命宗伯陪之復遣覘焉方據上
席岸然
授語懿文曰有一佳士賚汝今寄在蜀其人剛傲
大吾抑之汝用之當得其大氣力
文皇既即位問廣孝誰可草詔廣孝以方對遂召之
數往返方竟不行乃強持之入方被斬衰行哭既
天至今視草大號詈強使搦管擲去語益厲日不過
夷我九族耳

上怒云吾夷爾十族左右問何一族
上曰朋友亦族也於是盡其九族之命而大搜天下

士爲方友者殺之介鉄鉉字昂石爲山東布政靖難
兵攻城鉉固守不下帝即位致之來不屈終不
面

天顏遂剝肋脅面支解軀體至死誓不絕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洪武中起進士除給事中後遷

戶部侍郎嘗密疏言北平事及

太宗皇帝南下執敬責以不迎乘輿之罪敬厲聲以

對詞甚不謹上怒欲殺之而憐其才繫之獄或

以管仲魏徵之事諷之敬折弁之竟被斬夷三族

上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卓敬劉忠愍公所撰傳

云耳

周縉字伯紳武昌人以太學生授永清典史攝令事

文皇兵起郡縣望風迎降永清地密近燕府縉極力

爲拒守縣民寡弱相率逃散縉度不可爲懷印南

奔將他圖焉道聞母喪歸葬即出糾義旅勤王戰

纜戎器數日略具則聞南師燿而天命去矣遂去

匿編氓間已而事露有司即其家械赴京師縉分

刺必死慷慨行至則下獄久之從輕典謫戍興州居

數年以子代還年八十考終於家吳文定公撰傳

云爾曾鳳紹廬陵人建文中御史詔遣使請罷

靖難兵衆憚行鳳韶請往至不納
文廟即位以待郎君不赴自殺年二十九
陳繼之莆田人庚辰進士戶科給事中屢論時事洪
武三十五年六月與太常卿分宜黃字澄兵部尚
書溧水齊泰戶部侍郎定遠郭任翰林侍講寧海
方孝孺戶部主事平涼巨敬兵科給事中西安韓
永列名姦臣榜皆死夷族時死者黨最多練安字子寧二人此不具錄
鄒謹魏勉皆水豐人建文世同爲御史朝士有約北
兵開門以納勉率同列廷敵之又請加誅明日建
文亡二人自殺

王良字敬止吉水人爲翰林脩撰建文亡前一夕吞

腦子死

陳彥回本蒲田人父丞歸安被誅家破彥回幼同縣

定遠令黃積良收育之積良又謫戍彥回轉依南

克丞于中和被薦授保寧訓導累遷知徽州府靖

難兵興彥回糾義勇赴援援水樂初詔械送京師殺

之妻妾給配黃鉞字叔揚常熟人以進士爲戶

科左給事中居憂於家壬午歲聞國事遂赴琴川

橋下死

劉政字仲理吳縣人中解元家居亦以壬午歲聞事

不食大呼躍投地脰而卒。錢芥字繼忠，吳縣人。隱節峻白。太守姚君問政，芥投一策，不言而退。其策言勤王事，不知其詳也。千歲開國軍。文皇龍潛時，劉觀爲王府良醫。一旦以事怒之，與數人謫雲南。始至，入鉄佛寺。寺僧此宗，顧劉等曰：「方談盛德，傍一僧曰：『豐千饒舌。』」劉知二人異，禮拜請言，皆固拒。懇之，乃顧劉曰：「又之。」又問，荅曰：「姚和尚知之。」蓋二僧方談邨事，時劉等亦未知也。無幾，果召還劉歸以啓。上時姚公未見親密，劉等言其能端士吉水人。

上召問：「尔能卜乎？」姚以吳語對曰：「會曰何術邪？」曰：「觀音課曰：『用課錢乎？』曰：『我自有。』即開襟，有太平錢五文，繫于內衣帶，解奉于上。上祝既，姚以一文錢擲之。徐復一擲，訖視。上曰：『殿下要作音皇帝乎？」上曰：「莫胡說。」姚曰：「有之。」又曰：「有一人善相，半及觀美殿下，可尋來。」一看，問爲誰，曰：「寧波袁珙。」既而人王上乃命人致之來，至燕使者與飲于酒肆。一人馳入報，請上命與觀。天顏相類者九人，並服衛士衣，同上入肆。沽使者因謂袁：「試看此十人，珙趨拜。」天子上前曰：「殿下何如此輕行？」上曰：「胡說我等十人。」

皆後護衛長官也

俗呼衛士云爾

拱不容

上還宮命召拱至詳扣之拱曰十殿下太平天子也

伺龍鬚及臍即登寶位上怒命數士繫送有司

言有游客來府中妖言令解還原籍索文牒而去

既至直沽入舟王以大桶盛素而鑄之昇入王府

上遂與言事拱上日夕視其鬚既一年有半及臍矣

召素視之素方至上昂首謂吾鬚如何拱曰已

及臍矣殿下何忽仰頭乎仰之猶少不及然時

已至持稍費力耳上一曰燕坐有二人突入見

上遽言曰殿下尚安坐此乎何不速起去

上問何人曰殿下將應天順人乃安坐乎

上曰何等狂夫妄言二人曰今布按二司已上奏言

殿下事不半月朝廷來覓殿下笑尚不省耶臣為

柰亨布政司吏臣為李友直接察司吏也奏草在

上此出諸懷中以進上怒呼左右逐去二人曰逐

乎出門亦死不出亦死臣尚出耶乃留之

文皇將靖內難年餘不視朝以末疾曳杖而行六月

十一日召三司府縣官入出西瓜數祥曰有進瓜

文與卿等嘗之上自嚙一片瓜既而訶責曰吾奉

藩守土未嘗擾有司爾等何為離間以瓜皮高擲

起杖亦棄去伏甲皆起執群官盡殺之兵遂出
文皇屢問姚公起義之期姚每言未可隋責曰吾奉
上曰如何姚曰伺有天兵來助乃可姚上未知所謂
文皇曰啓內上明日午時天兵應至及期上已發兵
見空中兵甲蔽天真師即玄帝像也此其應云
上忽搖首髮皆散解背面即玄帝像也此其應云
時都指揮平保兒聞變南奔建庶人命守徐州草
文皇兵至金州門平時守禦逐拒戰平善捨捨及御
衣當脅洞數重而過俄而平騎忽蹶平嘆曰真命
天子也遂就擒上命繫于軍其夕

上駐蹕于鼓樓翌日克城

上即位又明日召平問之曰汝前日馬不蹶將若何

文對曰若捨及膚則無今日矣臣欲得生

陛下故止穿衣耳上曰父皇養許人止得此小廝

上乃令守北平後六年平以事入見

上顧曰保兒尚在乎蓋喜之也明日更召則夕已雉

上經矣誤以日上言為憾之也

上嗟惜曰是予錯說話矣

或曰平拒戰
土即在徐

文皇兵駐金川門命人請皇嫂來軍中既至

上陳建庶人罪狀興師之故此皇嫂還宮宮已焚矣

上皇嫂常氏後入文皇追謚懿文曰孝康皇帝廟號

文興宗常曰懿敬皇后肅皇數來軍中遇至

文皇兵初入城楊文敏公迎見馬首

上問何人對曰翰林編修臣楊榮曰何如曰臣請問

殿下今始入城當先謁陵乎先入朝乎公曰臣

上啞然曰固當先謁陵遽從之既而召文敏謂非若

至言幾誤乃事矣由是寵遇遂隆公曰臣

文皇即位詔傳為王達善所草聞之先輩言實景彰

學士筆也周紀善初與胡廣金幼孜解縉黃淮

楊士奇胡儼約同死比難及周命其子邀諸人皆

不應周乃獨縊于應天府學禮殿東廡

國朝至于今文臣膺封爵者洪武中五人曰李善長

韓國公劉基誠意伯汪廣洋忠勤伯陶安姑孰侯李炎桂林伯

永樂中三人曰姚廣孝榮國公茹常忠誠伯王驥清遠伯

正統中二人曰徐友貞武功伯楊善興濟伯成化中一

人曰王鈇威寧伯正德中一人曰王守仁新建伯姚廣

孝建取日功後文皇欲疏茅土姚固辭乃只為

善世一日朝罷上與語姚應對如常

上曰公今日宵中當有事乎姚曰無之朕見卿詞氣

知之矣勿諱姚又對如初三四問答姚始言今早

駕未出時臣與吏部尚書言尚書班在前臣進而
應之凡越二班話間屢進屢退殊為不安以此少
介介耳

上曰向欲爵公國以此耳即命為少師姚乃受之然
終不畜髮上即欲為建第姚力辭之竟居慶壽
寺中又賜宮人姚亦不受惟章服曾服之今有画
像面大方肥紅袍玉帶髡頂上戴唐帽也

姚廣孝為

文皇治兵作重屋周繚厚垣以甌甌瓶正密甃之口
向內其上以鑄下畜鵝鴨日夕鳴噪迄不聞鍛聲

懿文嘗至燕即聞地道下風李秀不知何許人
有金鼓聲驚悸至疾

太宗在藩時秀寄赤籍中陽狂竒譎衆因呼之云然
無異惟上知其人數召與語語多不倫府殿鳴
吻墮上殊惡之左右莫敢言秀突來前

上曰秀吾殿獸墮何也秀曰欲換色耳

上笑曰癡子胡說嘗啓

上明日臣生辰欲邀三護衛飲乞為臣召之

上又笑令諸校往及往秀已出苑廬蕭蕭畧無營具
老妻坐茅下云秀請客未歸幸少伺諸校坐門外
地上噪而不敢怒也及午秀持楮錢來謝言勞諸

公枉臨伺燒紙後奉款置楮于地下散之便燼之
煙起衝人勃勃人涕橫流紙已燼秀運箕颺之灰
被衆衣秀乃大言曰如此時候若輩猶不起邪衆
咸憤詬其狂顛去復於

上上笑而已張英公時未極臣位坐堂上偶梁塵落
其背秀疾趨自後拍其背三曰如此大塵猶未起
乎吾拍公起耳當啓 上某地貴不可言

上寧有可葬者乎 上怪其不祥曰無之秀曰固也
第不知 殿下乳母誰與

上曰死矣藁葬于某處秀請更葬

上從之其地去西山四十里平壤間即聖夫人墓人

呼稱母墳是已及

上登極秀猶在後不知所終

永樂元年正月李至剛言宜以北京從之

太宗大崇文教特命儒臣纂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

書供賜甚渥禮記先脩書成最號精當既而亦頗

小有贅錢之噴遂急成餘帙或謂未協與議

或又云禮經
最後成未審

其後復開局修永樂大典凡古今事物言詞羅無

遺每摘一字爲標揭擊事其下大小精粗無所不

有以太穰濫竟未完淨而罷聞其目錄且幾伯卷

云太宗徵善書者試而官之最喜雲間二沈學士度少卿聚尤重度書稱為我朝王羲之命中書舍人習其體凡王言悉為一家書迄今百餘年傳習不改永樂三年進士放榜後詔選二十八人入文淵閣緝學以比二十八宿號庶吉士其人曰曾棨周述周大孟簡揚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敬王大訓柴廣教王道熊直陳敬宗沈昇洪順章朴余學上夔羅汝敬盧瀚湯留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天祥吾紳揚勉也周文襄不與乃自請于上詔從之時謂之揆宿此稱遂遍於人間凡未至其他

而強攀附者以此稱之二十八士者焉

太宗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一記其動靜此報各有所事唯劉子欽袒腹席地酣睡蓋時初飯罷子欽被酒徑入夢尔

上命召至謂曰吾書堂為汝卧榻邪罰去其官可就往工部為辦事吏子欽畧不分疏遽謝息起而出至外即買吏巾條服之步入工部跪于庭尚書見之驚曰劉進士何為尔持起迎之子欽曰奉聖旨命子卿為本衙門吏尚書不敢答子欽便登堂侍立于旁與群胥偶火頃

上又命一豎入部覘之還報云云 上笑曰劉子欽
好沒廉耻更令召來子欽至猶吏服

上曰汝好沒廉耻顧左右還與冠帶歸內閣著讀書
子欽又無言遽起謝息出其冠袍返閣中即一日
間也 永樂 年取進士六百人分爲六甲狀元
曰李馬上改馬爲騏既而騏除名故今人宰知其
尾榜者曰宜生是年勅進士年二十以下者遣歸
仍附本學肄業皆豫注擬某官待缺取用悉出御
意人人自擬之就注登科錄下是歲進士有林廷
美者閩人儀貌頗偉

上欲俾近侍問其實藉林以鄉音對 上憮之乃擬
爲某京官林退數步復召回曰者蠻子也沒者福
即改爲山東某州知州凡二任會有朝旨有司繫
劇地陞一級林時在京師三司以下皆保奏林州
係繫劇林當准數時程襄毅公信謂林曰公必與
駿典然亦應稍通人事林曰我何爲尔程曰官不
須尔當承眷輦一語無傷林亦不從一日倚部門
吏出揖曰公某州使君乎林曰然吏曰公在陞格
可賀矣林曰然吏曰某當承效殷勸公少顧之乎
林曰否吏曰再三林曰吾有銀五錢爲日費姑以

魏尔吏欲十两林不荅去吏明日抱文書白所司
官某州保結恐三司失實異時連坐官曰柰何吏
曰當更行下軍衛具保乃可官從之林知之窘矣
問之吏吏曰公亦問我乎今欲集事及手耳第子
我金然當倍之林予之十五金吏乃曰公高枕旅
邸以伺新命候有帖子召公當来越二日果然蓋
吏又白官移文往迓應得半歲期恐違朝廷一時
息典官曰柰何曰今當州有操兵數百在京或令
其一結狀則事可速辦兼獲其實官曰然吏即行
牒移軍具狀如式林遂得如拾芥舞文輦入賂市
權如此而上之知人亦洞徹矣

永樂中征安南黎季犁降有三子皆隨入朝其孟曰
澄賜姓陳官為戶部尚書澄善製槍為朝廷創造
神槍後貶某官而命其子世襲錦衣衛指揮澄願
從文乃許令世以一人為國子生今凡恭兵器并
祭澄也其仲曰某賜姓鄧亦官尚書後貶江陰縣
佐未審有子亦令一人襲錦衣指揮并賜江陰
田甚厚永蠲其徭今猶守世業其季曰某官為指
揮又之乞歸祭墓既往即自立為王季黎死葬京
師其子後遷葬於鍾山之傍

本朝賜臣下姓不多見惟國初有之予交印州車揮使車言本姓信洪武中信祿有軍功賜信車天順中進士宜茂賜姓陝直讀如陝也太宗置供用庫在內宮牆外密邇御在所云與守者出作契令納戶高呼皇帝則自聞之其初旨如此後有呼者有司謂之驚駕輒問徒杖竟不得伸令納者有以五十石入而止得作四百石永樂初上言客人販磁器入京取他三兩筒粗益與飯堂乞兒有司循之至今國家善法盛心多不能及大抵視司所存者耳

文皇嘗召盛御醫寅至便殿令切脈盛稍診候便止奏云聖情方怒後脈理不可察

上曰一時之怒亦形於脈耳汝誠妙手又云盛胡子我訖汝前時沐折進兩小丫頭頗能唱我每飯常使之唱近乎之不見久之始知焉他以銅椎打殺了適來小公主見我投懷中我因撫抱少頃遽聞其哭問之又是渠擊以銅椎箇小女兒能勝之耶有如此人我怒甚不覺揮幾肘至今氣不能平也盛扣頭陳勸再三乃已

上語謂仁孝也永樂中山東民婦唐賽兒夫死唐

祭墓回徑山麓見石罅露出石匣角唐發視之中
藏寶劍妖書唐取書窀習遂通曉諸術劍亦神物
唐能用之因削髮為尼以其教施於里悉驗細民
翕然從之歆衣食財貨百物隨湏以術運致初亦
無大志事允浩濶妖徒轉盛至數萬官捕之唐遂
稱反官軍不能支朝命集數路兵擊之屢戰殺傷
甚衆逾文不獲三司皆以不覺察繫獄既而捕得
之將伏法怡然不惧裸而縛之詣市臨刑又不能
入不得復下獄三木被體鉄鈕係足俄皆自解脫
竟逝去不知所終三司郎縣將效等官皆以失寇

誄 太宗崩於榆木川

仁廟在南京帳內左右良寔

金文靖公速集諸內侍令秘不發喪亟命工部官括
行在反軍中錫器悉收入內幄召攻金者入銷錫
製為捍捍成權斂而錮之即殺工以減口命光祿
日進膳如常儀隨作二詔一為遺詔入朝一召東
宮於留都俾星馳即位此喪達京師寂無知者
皇太子至遂發喪易梓宮成禮文靖一時鎮定之功
迥不可及也 仁宗皇帝日記萬言

太宗親稱之 昭帝聖學緝熙詞翰並精尤喜舉崇

在青宮每得試錄輒指摘瑕病手標疏之以示宮
臣往往審當語之曰使我應舉豈不堪作狀元天
子耶

仁廟聖體肥碩腰腹數圍上常令太子諸王習騎
射仁廟若不能上見輒急令有司減削王
食某官每供膳私益以家穀仁廟德之

上知醯其人仁廟登基乃官其後

仁廟夫意於文皇每含愠言何以了事

仁孝每勸之一日內苑曲宴又對后詈之色怒甚既
而曰婦婦兒好他日我家虧他撐特又曰吾不以

媳婦故廢之又矣謂誠孝也時先在侍忽不見

上令覓之乃在爨室手製湯餅以薦比薦

上大喜後至感泣命痛飲而罷太宗既又不見

皇儲亦頗思之一日命召之敕既具未命使人楊士
竒進曰請令夏原吉往 上問何故對曰

皇太子又不蒙召一旦忽有命恐過疑或致他虞

上嘆服從之比原吉至仁廟初聞之果驚怖謂或
有後命頗欲自裁問誰啣命左右對原吉

仁宗曰原吉來必能為我護當且見之及見原吉備
道上旨 仁宗乃安即與就道

仁廟一日謂三揚公曰見夜來玄象否對曰不見

高皇帝有私習天文之禁故臣等不能曉

上曰大臣與國同休戚豈可論此朕夜中觀紫微垣
有事甚急不可解矣沈思久之長嘆拊髀而起明

日遂晏駕 仁宗郭妃以中宮誕辰邀過其宮上
壽 上亦往妃進卮於后后不即飲

上曰爾又為疑乎遽取飲之妃失色無反矣俄而

上崩妃自經死時適雷 宣廟嘗乘怒殺二奄尹心

恒念其非辜晚年每遊幸時指曰此廝又在此即
命彈丸自射之左右問何如

上曰即某某見朕行輒伏于前如候伺者以後益頻

以逮晏駕太監沈安留說宣廟崩時膚肌燥烈猶蓄魚以烈劑故文帝初

仁宗為皇太子 帝命監國居留都又以其柔仁令

漢庶人於諸王中特雄傑勇力絕人極精孤矢每

從 上蒐畋射生特多有鳥並柯而棲庶人連發

二矢前天已貫禽偶棲者未覺而後天已及遠聯

翩而墮焉其效如此

上嘗稱之謂昔人有一箭落雙鷗之譽我漢王豈不

匹休之及輔監國既又屢欲歸朝無計然

帝雖假為監國重自又不可少之每思欲在左右後

某某公以事如南都庶人因託陳妻曲某某歸言
於上上即命召至繼令之國於時反謀未嘗一
日忘墜仁宗踐阼庶人益輕之姑伺幾而發無
何仁宗晏駕庶人謂我向兄未正位時猶欲居
之兄在亦應竟取况姪乎逆謀遂決漢庶人既
獲繫於禁省以鉄鐐繫其足而維以長木曳地及
見上庶人以足連曳木迴拉
上足上踞庶人將遂焉弒遂左右急扶
上起而免即以銅釜覆庶人燔之
英宗皇帝登遐之後群臣兆民若喪考妣特甚以爲

神德聖政不可殫窺四事尤焉卓絕終世未嘗殺
一非罪未嘗遣差內官出朝郡縣復中宮位號不
用宮人殉葬此皆自昔君人甚難而出於

帝之剛明獨所謂度越百王者也正統甲子三殿
新城上御正衙受賀大陳禮樂百辟濟濟一時
偉觀甚盛而容臺贊拜者目眩心忪誤多唱一拜
覺之無及矣廷中場息謂大失瞻望譴戾必重禮
畢糾儀官舉劾

天顏笑曰今日是好日子只恐少了拜既誤多了罷
頃之錫晏甚豐洽也

皇后大漸召三楊於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辦者文貞首對有三事其一建廢人雖已減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脩起一朝實錄仍用建文之號

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曆日行於一時

萬世信史豈可象洪武之年以亂實后頷之咳

旦請謚為神宗其二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得罪

已誅太宗皇帝詔收其片言一字論死乞弛其

禁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而傳之后默默未答

三公即趨下扣頭言臣等謹受顧命遂出

英廟一曰獨與楊文敏公語語及公事家甚詳又問

公有何事難自處者朕為卿處之公謝無有

上固詢之公曰臣惟有一妾與臣共貧賤頗善事第

妾有父以臣貴父依臣臣固厚伺之今彼侵家政

規權賂頗撓臣事臣未去之也公意蓋欲

上為厲之法吏罪而屏之耳

上忽顧左右呼校尉來面封杖俾至公第杖殺之公

投首謝然而雙華往公請其故

上曰既去其父安用其子乎公頓首言此女頗無過

居亦自疾其父殆且留之

上曰父以女死女爭自安要之勢自不可後或噬臍

無如初忍情也公又申懇再三竟不從校去頃刻
報已兩斃公猶未出其朝也 正統時王振雖跋
扈大臣猶持體分某尚書遇振未嘗少降詞色同
生時振欲據尊席尚書公職太監四品吾二品也
岸然凝坐公無如之何 李恭酒先生時勉始為
侍講直諫 仁宗大怒命武士以十八斤金瓜擊
其脇折曳出昇下獄揚文貞公遇於外朝以燒酒
罐之得不死 宣宗即位召見亦盛怒將斃之對
云云乃少霽而釋之及為大司成在正統中諸生
稱之曰父母之心天地之量王振勢傾朝野每進

香文廟司成設茗延款至先生獨否振文街之令
人密廡其事無所得彞倫堂前有大樹是許平仲
手植先生嫌其一面陰翳妨諸生班列稍令伐去
旁枝振遂聲罪以為擅伐官物入私家用傳

聖旨以一百斤枷枷之肆諸成均前時為三械與司
業趙琬掌饌金鑑同枷先生之械特重數斤而竅
極隘不可飲食鑑請易之先生不可始先生以助
教姑蘇李繼為浮薄厭之至是繼力自効繼家素
福結諸權貴與其伯李者為兄弟因李識會昌伯
孫公至是李為求授於孫孫適生辰家啓晏

太后令家自餽禮孫因附奏臣今歲生辰殊不樂此
年每得諸公卿為賀國子學先生不遇一幅綃帊
而已然辱此大人君子臨賁為榮今諸公皆集獨
李先生為朝廷拊揚之禁臣席無此君子為重故
不樂耳奏上

太后即邀

上言之

或曰太后云祭酒尊貴臣素何
施行囊頭是甚紀綱上卷言

不知太后言上遣問之乃知振所為也即飛詔

放李先生令就去賀孫舅公乃得釋繼又已備儀
物公因就詣孫某宅初筵猶未散也

或曰諸生司
馬恂等上章

願代蘇稍遲皆死矣又曰命願代柳石天用皆未詳熟是也

李先生在翰林時一歲上元夜朝廷結鰲山一闕撚

先生馬兒行中遶拾一墮釵以呈先生視之金也

懷之歸火酬騶以錢大書揭于門既而失釵婦往

尋不獲倉皇聞人告以李翰林家有示帖婦邊往

先生扣之婦言大為錦衣千戶當海外妾昨出

看鰲山失去一金釵尚存其一可驗也先生出驗

之良是即以歸之亦不問其姓氏既又千戶還妻

述失釵事夫言非李公汝當憂思為疾或且致絕

汝絕吾亦不聊生是二命所關也亟往扣謝之因

具儀物酬先生先生悉卻之其人言公不受不能

強此一片藥乃海城所產初非傷財所得而甚罕
貴公幸受之先生問何物曰血竭也乃交付夫人
言此為血竭當識之既而先生被擊脇折髀至錦
衣適此千戶蒞獄驚曰此李翰林先生也

聖旨固未嘗令死因密召良醫師入視醫云可為第
須真血竭千戶曰吾裹固嘗貺公立命問其夫人
夫人取髀之醫治藥以板夾脅傳之越一日夜遂

甦焉

正統末王振謂三楊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三先
生亦高齡倦瘁矣其後當如何文貞曰老臣當盡

瘁報國死而後已文敏曰不然揚先生體如說吾
輩衰殘無以致力當薦幾箇後生報聖恩耳振喜
令具名來翌日即同薦陳循高穀苗良等振欣然
用之文貞或讓文敏文敏曰彼厭吾輩矣五輩縱
自力彼豈自己乎一旦內中出片紙上幾箇名字
某入閣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我
輩人當一心力也文貞嘆服

己巳之變郭忠武登守大同極劾勞烈自是年秋至
明年夏與寇相拒大小數十百戰未嘗挫衄斬捕
無算初西寧侯宋瑛武進伯宋冕全軍覆沒

上班師將旋駕郭欲有陳論不能自達乃告學士曹
鼎張益宜從紫荆關返鼎益曰然既即當入奏既
而行營果入紫荆郭以為得請矣俄復折而東纔
四十餘里耳蓋竟從居庸也未入而象塵矣

己巳八月二十三日虜以二十餘人奉

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賄至即歸駕郭定襄登
閉門不納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連何外朕
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朝廷守城不敢擅啓閉
竟不出表斌以頭觸門大呼廣寧伯劉安給事中
孫祥知府或曰霍瑄乃出見有所獻瑄尤効力及

如約以賄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及

上皇迴銜瑄與衆朝見上皇特加勞瑄久之至復
辟即擢瑄為戶部侍郎登止奪爵降守甘州而已

郭氏家傳云定襄謀以死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
奮前執其弓刀衆擁駕還召而與之聖約事酌以
一品之祿敗則族誅之士皆用命已書券給之會
有阻者既淹文虜疑遷驚搜而去未審其的

虜擁衆與登陣臨視諸臣在城下朝

上虜以長刀簽一鬻燒羊於銛端啖趙尚書雍趙徑
開喉仰接而吞之虜驚啞指曰好漢

英宗在虜庭未嘗少沮降辭色聖敬無斁虜以女入
侍不受虜畏服不敢少失臣禮會大雪乘輿所止

穹廬止雪不凝虜尤異之往覘上天容穆危坐亦無寒色咸極駭歎效順之謀益篤焉北狩時表錦衣掖旁持着世皆知之又有沙狐狸亦衛士在侍嘗以乏膳告也先也先不曉何等語問譯者譯者曰中國惟

皇帝飲食稱爲御膳也先啞指稱羨以我中華君臣雖在蒙塵其禮猶如此耳乃與之六羊令自致行在蓋又以測沙之強弱智愚沙即裂其衣聯革爲長條二各繫三羊擔着兩肩而行也先已異之復令人覘沙行數里至上前扣頭復命置羊復出

數里外取水返又出數里取薪藁每往返皆復命如初也先益奇之召問其姓名及有無事任沙告之又問汝邂逅至此那亦故隨者那沙曰偶隨來耳又問中國如尔比者幾沙曰十萬勝我者若更勝而至精者復若干也先曰然則向何不以尔等輩來迎駕那沙曰先是往征東南某國未旋耳回即來此矣也先聞言頗心動及駕旋沙不及從留虜中虜授以士卒馬頭目浸用事權力已雄納婦生子爲富貴大族亦時奉虜命帥部曲至京顏三衛市馬如是殆四十年弘治初又來訪得其子因

密語之今輸情於朝期以明年復至當遂歸朝幸
朝廷多益兵衛之歸其子以聞

上尤且深閱之如期果至見我兵及其子已喻意徑
揮其屬幡然南趨暨其胡婦胡兒一家悉至所虜
輜重且甚富至京師入見

上上恐其詐命所司詳驗時諸司上下莫有識之不
敢信沙曰是固有證

先帝頃嘗賜我一綉囊且曰此周孃孃手製也今囊
故在乞進孃孃驗之所司取以進
太皇太后覽之曰此真老翁翁物也

上乃授以某衛千戶賜宅一區

景泰五年春積雪恒陰詔求直言御史鍾公同手疏
請朝兩宮復太子 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衛廣衛

沮之鍾不聽稍易疏語竟上詔廷臣集議章恭毅
公時為儀制郎中方具封事欲發遂急入奏其疏
大意亦言二事與鍾類五月己未也曠時奏入

帝讀畢大怒日已暝宮門扃乃傳旨自泉隙中出命
錦衣衛即時逮捕入獄明日加訊無所指又明日
大施榜掠已無完膚辭連鍾公即逮置對復下苛
考迫令報通南內皆不伏乃用炮烙之刑又不伏

更益窮下慘酷必致死會大風沙乃命禁錮獄中
終身大理少卿廖公莊在憂中亦上疏言復儲事
帝怒命伺服闋治之既而陞見即命於朝堂以大杖
杖之八十瀕死而止貶為定羌城驛丞因是命錦
衣衛封巨挺六擇六壯卒就獄中痛杖鍾章二公
各一百每五杖易手鍾公尤瘡杖至三十已僵不
動杖畢項之乃魁衆以手昇入獄又禁不與酒既
而三人皆不死

野記卷二

野記卷三

勾吳祝允明纂

景泰末在廷多擇君之志二張都督輓軌石武清亨
揚鴻臚善曹太監吉祥則主復辟譏於許學士彬
許薦徐公有貞諸人就徐議徐覽步乾文言時在
今夕遂成取日之功徐既錫茆土權寵傾朝始凡
批荅制旨皆出閣臣後入宦寺手至是徐復請歸
閣宦人浸失權嫌徐迨曹石私謁徐以事輒不從
去自陳請於上徐復諫止每節縮恩典益御之
會御史楊暄劾曹石中批令銓曹記暄名曹石愈

憾

上與徐多屏人語曹石乃令小豎竊伏得之以聞
上上果驚疑徐賣直久之上意既動曹石因造奏
誹毀朝政多危語假給事中李秉彛名上之李時
已丁艱去曹石以貌類一人持奏入接本小豎視
其牘甚長言大人說何事有許多文字其人不語
豎觀懸牌吏科給事中也奏入明日朝命召某人
則亡之矣逮捕甚急校尉妄持一人入示小豎豎
曰非也胙肥而髯今瘠無形乃復大搜常熟張廷
端以馮竹游都下捕者視其貌惟肖且吳語也取
以入加掠亡狀後乃得李竟死酷烈之下曹石因
言此徐有貞怨望使所密泰州布衣馬士權及某
官某某吏楊某共爲之而滅其迹耳遂收四人及
徐家屬詔下獄加之酷烈益甚頻死數四竟亡收
馬尤毒曹馬曰今欲吾三人何所承刑官曰徐有
貞欲作逆與汝三人同謀先爲此以惑朝廷士權
頗建計某某執筆作狀楊某書謄之士權大呼曰
徐有貞欲使今
皇帝爲堯舜之君今百姓爲堯舜之民如此而已不
知其他刑官不能折獄竟不成會承天門災徐遂

得釋謫金蔭

英廟復辟後屬精聖治庶務綜察每覽封疏必得其情或有一二字可疑輒取本映日視之日是磨改者指示左右莫不驚伏

景帝汪妃甚賢帝欲立懷愍時妃執不可語帝曰恐礙監之稱帝不從汪殊不悅及

英廟復辟汪猶存宮中時憲宗在青宮意極感之曰當時事我固詳知嬪娘信聖哲所以禮之甚恭而奉養極隆汪與太皇太后尤相得既而憲宗言嬪就養於此甚好但居處不相宜嬪當不安

乃言于

英考遷之外王府汪至弘治中猶存本丁未生與景齊年太皇太后歲節亦時邀入叙家人禮

汪既出而郡主尚在宮中至

憲宗朝命選郡馬主監不宜行言當一生不嫁

上曰妹不宜嫁志雖好然終不了後去恐無結果處

乃強下嫁王氏汪出未久英廟一日入內帑問

太監劉桓日記得有一王玲瓏繫腰今何在桓言

景帝取入今當在汪所

上遣問汪汪曰無之又問對如初俄有間於

上言汪之出所携甚夥。上命往檢取得銀二十萬以入。蓋汪出時宮中物。憲宗爲獲持令罄一宮所有悉取自隨。故所畜甚厚。從是遂索然矣。逮英宗崩後汪稍稍言於人。帶實有之。當時索太急。吾謂景雖廢亦嘗爲天子七年一繫腰。何不可勝消。必欲迫取耶。且景之天下尚遜而歸之。有何於數片玉。其二番索時實怒而擊碎。悉沉之井中也。丁丑承天門災。岳編修正草詔罪已。甚至曹石相謂天言姦邪蒙蔽。不謂我曹抑不謂徐有貞乎。讚於上。上命杖岳百。謫戍肅州。室廬財產盡。賜指揮李鐸鐸得旨。自往據岳門檢括。淨盡家人出門。一一搜驗。苛辱特甚。無幾。上宥岳。還適鐸得罪。其上曰。李鐸家產盡。是岳正物。可悉取還之。岳乃亦往據鐸門搜括。如鐸以復昔怨。初岳爲儒臣。資無幾。何鐸素積不訾。皆歸于岳。岳復加厲。凡鐸婦女出門亦加摸索。尤極醜辱焉。武功方被殊眷。劉源博溥謂曰。公氣甚不佳。適與天氣合。公將不免。武功曰。柰何。劉曰。天上金氣甚。診應當在公。既而果罹其咎。武功奮志疾惡。湯都闢胤績謂曰。省齋誤矣。公曰。東谷亦爲是言耶。湯曰。

公身在殿上及可推人下階陛今公自立庭下乃欲挽殿中人出乎公默然曹欽逆謀既就知朝廷以七月 日寅時出師征麓川期以其時爲亂先日以語都督吳瑾瑾其妻姪也令以兵從瑾陽許之曰斯事非有內應殆難爲措手欽即以屬之令與守門者通謀瑾諾之曰翌旦必伺吾報始可舉兵欽亦諾之瑾遂去匿他所作奏請翌日勿遣兵第不開朝門以伺其變奏成不敢命人書瑾書素不善勉自寫之大字數行而已薄暮詣 門呼守兵自門隙投奏入語門者奏有急情須即上之比

欽伺至鷄鳴猶不見瑾來欽往問其家家人曰瑾自昨日早朝嘗竟未嘗歸欽色動知爲所賣矣即往索諸門旁得之投之以兵墮溝中遂被射死朝廷得奏不啓閱欽已推衆馳馬安東街天大明城門猶未開欽知事露無以爲計第索二三大臣將殺之軍卒無紀律騎馳縱橫市中欽入朝房朝士奔迸遂殺逮杲寇都御史深方俯首著鞞欽以大刀斫其肩身破而兩旣而孫懷寧鎧提兵來襲欽戰敗伏誅須臾事定方戰時孫令士巡街大呼居民令勿開門故無誤嬰鋒鏑者已而朝門開即傳

宣街市覓吳瑾不得內中接次遣人傳呼有藏得瑾賞若干無應者午後方得其屍于溝遂收葬之與寇深皆蒙恤典瑾贈恭順侯後追封涼國公謚忠壯欽既敗捕其家人訊同謀者終不得族已赤獨一妾賀氏在官問汝夫誰同謀答不知又問朝臣誰爲汝夫門下人賀曰汝等無一人非吾夫門下人尚熟問耶官愕然無言屢易訊者賀對皆如前竟不得而賀受酷楚已甚後乃曰有馮先生者山陰馮益損之也捕之來馮佯不識賀酷酷之賀曰馮先生胡詬爲向事吾夫獨與君密議不記一

夕吾夫問古有宦官家爲天子乎先生言曹操乃曹節家竟成帝業吾夫大喜觴先生尚命妾侑飲庸何諱乎益無語與賀對斬于市

或曰孫始佯與欽連謀欽留孫師兵孫言馬須素乘熟者欽令十勇士隨孫往取馬孫入門輒鑠之重重入戮十兵于家從後門出治軍襲欽欽殺孫之士子孫遂訖成殲渠之勲時欽遍覓大臣惟寇遇害及執李相賢頻擬以刃而釋之索王尚書翔甚急王在一室窘迫無計一主事長大有力遽肩王奔去而免王後擢此人要津時呼爲馱官人

一日上問吉祥南城事假當時不克則爾輩無
唯類矣乃當如何對曰臣有姪欽亨有姪處皆掌
精兵在北邊內事有變當入救京兵不能敵也
上曰諾而心惕然謂彼於禁中舉事直如此易使欲
自取何有乎以是恒啣深疑未幾欽處繼反
上益信故於功臣罕終保全且嘗有密旨他方有警
不得調北邊軍馬往往及入京城

丁丑儲召襄二議首謀迄今紛紛大抵易儲事一時
君臣不得逃譏召襄則云無之于王不得無罪第
死不蔽法耳既赴東市于第言前曰內外軍馬悉

在吾掌中天下八十萬精兵任吾用吾不及今日
亦廷秀才及反邪王語尤傲倔然王之功非于匹
也不揚昌平俊范都督廣為石亨所構誅皆非其
罪二人赴市英氣不挫揚尤挺勁至市但云陷駕
者誰今在何吾提軍救駕今殺之固宜俄有一婦
人縞而來乃娼也揚顧狎之顧謂曰君來何為娼
曰來事公死因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然
揚止之曰已矣無益於我更累君耳娼曰我已辦
矣公先往妾隨至揚挺身呼行刑者曰何不快動
手既喪元娼慟哭吮其頭血以鍼線紉接著於項

顧揚氏家人曰收去壘之即自取練經於旁
憲宗仁愛天縱每接覆死刑奏雖燕歡輒慘然或食
便廢食或以手拒牘謂左右與刑官說少緩之何
妨

河東驛丞王佇奏知州徐孚事法司問妖言罪斬其
妻李氏疏言國家公法臣復何云獨念死者不可
更生斷者不可還續夫死固宜第其父母老病憊
甚不久人世而所生惟夫今妾欲守事翁姑則夫
在獄衣食斷絕夫所是妾能孝不能義而夫婦之
道乖欲舍翁姑而供夫則翁姑貧病而死是妾能

婦不能孝而子婦之義缺矣此於孝義不能兩全
故與苟完一時之命不若代夫死以全孝義也且
夫既死則其父母必痛傷以死夫父母死妾爲未
亡人亦當偕死是夫一人之命而三人之存亡繫
焉使妾而死則不過一人而夫得生養父母享有
天年是妾一人之死有以全三人之生此妾死所
以不足惜也伏幸

聖慈宥夫一死俾得歸全父子之恩卻將妾暫首抵
罪用章國家大義成化十三年三月十六日奉旨
是都饒死罷

孝廟在青宮仁孝恭儉令聞已浹四海比諒闇管麻未嘗去體久絕酒肉每朝退苦坐於靈幄側哀憊之餘不釋卷籍所覽者四種書分作日課務在記臆研覈旨義有未得即召問儒臣法吏四籍即孝經尚書朱熹家禮大明律也

陝西都司都指揮楊敬等奏捷西安府鄠縣道安里軍人毛志學等狀弘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午時在本里趙倫村泥河水邊澡浴得一玉璽臣等辨得篆文係是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字背有螭紐其色鮮白光彩異常厚一寸連紐高二寸方圍

上一尺四寸四角完全篆文明朗刻劃奇古純無瑕玷巡撫右都御史熊紳會驗此即歷代傳國璽也除璽該熊紳差官齎進外謹具奏聞

國朝太廟至英宗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禮畢神主當升柩而桃一代詔禮部集廷大臣議議者多以自文德祖而下四廟以次當桃至太祖乃爲百世不遷之祖倪文毅公岳曰此固所以尊

太祖然豈是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故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其意蓋出於此

國家自

德祖以上莫推其世則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
桃

懿僖仁三祖以次當桃至

太祖太宗爲周之文武百世不遷今

憲宗升附當桃 懿祖一廟宜於太廟寢殿後別建

藏桃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則奉桃主合

享亦應古祫祭之制詔從之 成化戊子慈懿皇

太后崩

上命別擇塋地禮部翰林院以爲不可乞集議詔從

之群臣議以爲宜與今 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俱

合塋裕陵慈懿皇太后居左皇太后居右一躰祔廟

上恭詔云卿等言固正理但

聖母在上事有窒礙朕屢請命不蒙俞允又令內臣

往迓數次懇請堅意不許朕平日孝奉兩宮如一

若因此違迎致有他虞豈得爲孝今當於裕陵左

右別擇吉地安塋崇奉知禮庶幾兩全卿等其躰

朕意群臣復奏大意謂

上所有者 祖宗之天下當守

祖宗之成法

祖宗成法耶

先皇帝與母后尤不敢違而况
陛下乎若今日之禮稍失則非

先皇帝之心損母后之德 皇上不得為至孝當起
敬起孝以諫而號泣隨之可也若母后猶堅持不
從則當用尊無二

上處親以大義之道斷而行之

上猶未從於是內閣復請會議詔下群臣再奏其言
益切謂或者曰 上為皇太后所出不可薄於此
而厚於彼殊不知慈懿與皇太后他日並合裕陵
並享

太廟畧無輕重大何謂有薄厚乎或又曰慈懿無
子宜與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恭讓在
宣宗時已嘗遜處別宮而立孝恭皇后矣慈懿在當
時未嘗退處他宮未嘗別立一皇后豈得謂之同
乎况

宣宗晚生追復恭讓徽號悔恨莫及自笑曰此朕幼
年事蓋可知矣又况 皇上繼統承緒即同其子
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後復繼以危言
上乃從之合塋祔廟如禮
初成化戊子議塋孝莊睿皇后於裕陵時已有皇太

后他日祔塋祔廟之說矣至弘治
太皇太后崩既上尊謚曰孝肅真順康懿光烈輔
天承聖睿皇后同孝莊之制矣內閣大臣覺其誤
乃上疏言成化初因事有難處臣子姑爲將順之
意今當再議於是始詔禮官會議議未定上顏
召三四元臣密議便殿中反復甚動吳文定公寬
以掌詹事府與議一日衆推文定乃云魯頌姜嫄
閔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爲祀於別廟之證自漢
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綢然皆諸帝
繼室生而爲配者非後世子孫追尊之比惟李宸
妃之沒仁宗傷痛出於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
豈後世所當法哉僉曰然遂奏請去睿皇后改稱
太皇太后立廟別祭竟從之

時倪文毅爲禮部尚書亦言周之姜嫄爲帝譽次妃
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
頌閔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明證也且唐宋
已來皆有故事可考如奉慈殿是已今孝穆神主
亦宜於奉先殿旁別立廟歲時祭享悉如奉先殿之
儀於是議遂定

國初天下府僚咸屬衛官節制朔望郡官至衛作揖

生徒里老等亦先詣聽處分吾郡自况公鍾至遂
革其制

我守况君鍾字伯律南昌人始由小吏拔爲郎郡由
前政狼籍公私憊矣

宣廟方軫皇衷內相三楊公特薦君遂分左符又賜
璽書假便宜從事君初視銀黃猶無爲稱群
爲提控持文書上不問當否便判可吏眇且狎焉凡
牘中竄塞囊穴君退輒密疏之弊害了了然且不
暴之通判趙况百方誘謾無肆凌侮君亦唯唯既
期日一旦命左右具香燭案并呼禮生來既至僚

屬以下亦集君言某有朝廷敕未嘗宣今日宣勅
及宣中有僚屬不法逕自拿問之語於是諸吏皆
驚禮畢君坐堂上喚里老言吾聞郡人多校武每
傾誣善人吾有彰瘴之術然不能如閻羅老子自
爲剖別今以屬若等速以善戶惡戶來報善者吾
優視之甚則賔致鄉欵惡者且爲百姓殺之吾列
善惡二簿伺若曹矣又召府中胥悉前大聲言某
日某事尔某作如此擬尔應竊賄若干然乎某日
某如之然乎群胥駭服不敢辨君命引出曰吾不
能多耐煩命裸之俾皂隸有膂力者四人昇一胥

擲空中擲死之皂姑少投去君大怒吾爲百姓殺
賊狗鼠輩爲吾樹雲威邪高投之立死不死死爾
狗曹矣皂隸懼如命立斃六人君命呼屠人特鉤
來鉤其髮曳出郡衙肆諸衢上下戰栗革面焉
初前守王觀亦嘗董死姦吏錢英

高帝喜遣使賜勅獎諭勞以上尊制詞甚重之也况
君於庠校師徒乃加禮焉至講誦校試多不親事
朔望謁先聖後亦不命講日某本刀筆吏未嘗事
墳籍不能妄教習所能者旌別勤惰消長耳諸君
幸自勉同寅有勸君稍加考簡勿廢進退者君

報之如前語且曰公以科自名以屬公矣後每同
座闕士類課卷唯聽同寅酌酢君袖手敬陪事無
少不足意焉師徒每入郡白事必延之內堂坐而
啜茗談笑愉然不衰如以私事至則必頓慢矣

陳祭酒敬宗持已方嚴師規振肅飲量甚洪而未嘗
失色於人豐城侯李公貞居守留都禮公甚恭公
過豐城豐城夫人即公主也聞公飲量欲觀之
命豐城留飲內治饋甚豐而廣爲筵座崇堂從庶
幽軒曲館以達於內凡經行處輒陳席駐飲逮夜
觴酌已無算而公亦醉矣始入正席公主坐屏後

潛窺之且命家妓奏樂公目不迂視猶恐失儀默
屈指掐掌中以持徹杯行輒罄殆不可勝乃散公
翌日醒起視之掌血凝矣其律檢如是崇寧堂無
魯內翰祭之飲亦大戶也有虜使至稱善飲有司推
能伴者纔得一武弁猶恐不勝留借對公甚本公
上令廷臣自薦曾請往上問卿量幾何對曰無論
臣量且當陪過此虜上喜令往二人默飲終日
初不可計虜使已酣武人亦潦倒內翰爽然復命
上笑曰無論文學此酒量豈不爲大明状元乎錫以
內醞甚厚請凡四公

本朝初不禁官妓挾娼飲宿者有律耳永樂末都御
史顧公佐始奏革之國初於京師官建妓館六樓
於聚寶門外以安遠人故名曰來賓曰重譯曰輕
烟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其下四名主女侍言也
其時雖法憲嚴肅諸司每朝退相率飲於妓樓群
婢歌侑暢飲喻時以朝無禁令故也後乃浸淫放
恣解帶盤薄喧呶竟日樓窓縣繫牙牌纍纍相比
日晏歸署半已霑醉曹多廢務矣朝廷知之遂從
顧公之言顧公太康人剛言爲朝紳冠時謂明
之包公也每侍漏朝房諸僚無一人與同坐比連

壁三五室內皆寂然畏其聞也或過門見有雙藤外立知是公也趨而避之

夏忠請公以忠純事文帝春遇隆爲尚書三十年不解戶曹中間恒兼二部或吏或禮又嘗兼戶禮刑三部至總掌六部并掌都察院大理寺凡佩八印焉

先朝掌邦賦者夏公及周文襄皆理才盡善手也文襄蓋劉晏韓滉陳怒之流如桑孔王鉷輩何敢望哉二公事紀者已多不復煩云近者並祠于吳然其功豈獨吳爾

陳元宗使高麗大振風采方物侍妓一無所納國人無以押之因請造其殿記公不允君臣懇禮數四乃爲握筦夷王燕謝獻紫金餅一枚公拂去王強之便索文欲毀裂王乃收餅謹謝焉歸朝或謂公既已爲文受餅可已公言造文潤筆固亦有名吾以天朝儒臣爲彼記殿體勢重矣受餅則是有價且吾行爲賣文也寧可忍諸

李布政昌祺爲人正直不同於時才學亦瞻雅少雙其作剪燈餘話雖寓言小說之靡其間多譏夫節有爲作也同時諸色多面交而心惡之李不屑意

也其彈琴記有江南舊事休重省桃根盡可傷之
句亦別有所指葉文莊公水東日記亦稍紀其行
概及韓公雍按江西亦以有公此書不入鄉賢祠
蓋時獨以爲文人且病其怪亂乃爾未知此也縱
未知此公大節高明安得以筆墨疵戲累之矣

韓中丞兵入大藤忽青袍方巾數十人出林中執香
拜伏軍前問之曰我等悉良民向執公役爲賊掠
至官軍累征未嘗深入無緣殄滅今公至此我等
必得脫穿履矣韓厲聲曰爾等皆賊敢欺我邪命
悉裸而斬之果皆有短兵裹於衣乃盡支解之隨

兵入路散懸身首於樹夾道不絕峽中酋聞之驚
呼曰天神至矣拒力拒敵不支遂平之其詳別見
韓公膽勇絕人初得賊斬之即湏其頭傾腦飲之卻
命將校飲之多不能也又兩司官方集議兵適引
數賊入公握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斬此賊布政
戰縮公笑曰公談兵可美殺一繫囚有爾臨陣當
如何即自持刀連斷數人頭衆俱有眩絕者其他
類此甚多故軍中與賊皆畏之如虎此聞其死祠
之爲神

孔侍郎公鏞生以忠信自厲事

英憲孝三廟皆處外所至聲績哀然言信行達真謂
蠻貊行之知田州日峒獠倉卒犯城公禮上方三
日郡兵先以調發衆議閉門守公曰孤城中虛能
支幾日乎祗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
謂孔太守書生迂談耳公曰然則束手伺盡手衆
曰即爾誰當往公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
沮公即命開門去衆請從以少士兵公笑卻之衆
乃乘城向賊啓門賊以爲出戰鬥啓一馬乘官人
出二夫控絡而已門隨復閉賊馬問故公曰我新
太守也當至尔峒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叵測妬
導以行遠入林箐行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達賊
地一亦逸矣賊控馬入深林夾路骨裸人於樹者
彌望見公叫呼求救公問何人乃痒序士也前期
赴郡爲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公不顧徑入峒
賊露刃出迎旁刃夾擁如林至巢穴公下馬立其
廬中顧賊曰我乃尔父母官可以座來尔等來叅
見賊取榻置於中公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
渠酋問公爲誰公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
邪公曰然賊皆羅拜公曰我固知君曹本良民迫
於凍饑聚此苟圖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

加欲勦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能從我當宥汝前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賚汝爾後勿復爲劫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自當之矣衆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卹請終公任不復擾犯公曰然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公曰我餒矣可以食來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公飽啖之賊皆驚伏日暮公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廬設床褥公徐寢賊羅寢侍衛明日賊復進食公曰我尚倦行更住此又宿至明日吾今

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粟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公顧曰此秀才皆好人汝既效順可釋之與吾同返賊解其縛還其市巾裾諸生奔走公按轡出峒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公命呼城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之導來陷城矣爭問故公言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益疑拒公笑語賊爾等勿入城我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卻城開公入復閉公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公而去迄終任不復出重甲科二文之餘兩語皆實

阿溪者貴州清平衛所部苗也本江西人漂蕩至彼

桀鷲多智數久之爲寨主雄視諸苗有養子曰阿
刺膂力絕倫能被三重甲持二丈之槍兩端著刃
遇數百人與敵刺以槍點地躍而起輒三五丈飛
行稠人之上以戰若一二丈川澗跨越之如溝澮
尔二人謀勇相挾由是橫行夷落推爲渠魁觀諸
酋之附近而稍弱者歲以畜產分給而倍征其人
既得苗夷之利又謀調我之商民經行其地者輒
誘他苗令邀劫殺掠官司差健步往深探訪健步
必謂溪請計溪乃要我重賄期爲勦之健步歸報
官司從之溪乃以素不能服之苗遠而悍者指爲
賊導官軍往擊捕於是遠苗畏憚亦服從之其後
與我官司益狎我尤首事就令訪出不復閑備矣
三堂之寡廉者皆不歲賂溪益負恃爲惡滋甚每
交誼官苗使爭閤以收鷓蚌之利歲輒數次其志
小則規爲土官大尤未可知也以是清平一境官
苗交受其害歲無寧居吾郡孔公爲都憲受命鎮
巡貴州初至尚未知之往往見報某地被賊劫殺
官兵某地劫殺民商公問何以處之上下皆謂須
屬之阿溪當治公言清平爲指揮使司諸土官宣
慰等乃命官皆貴且衆何以不能治軍事更惜一

寨王力羈縻之徒邪心固疑之漸詢諸人人以溪
凶橫且私於監軍總帥言之恐無益得禍多不吐
語公諏咨轉力乃得前扇亂諸狀謀欲除之因佯
扣監軍總帥等皆迴護之公益信其私黨知不可
與共事且務決去之乃命復自往清平衆沮之公
不聽獨至清至復訪求部曲之良有指揮王通素
才而端方稱疾不蒞事公召而禮之因廣扣時事
通有言而不及溪公曰吾聞此中事惟阿溪大且
要尔乃不言何也通不答往復數四竟默然吾所
以異待而以爲解辦大事非輩行等今尔何以酬

我通曰言之而公事且辦則一方受福而愚言有
益否則公獨已耳吾家且赤乃當若何公笑言何
用不克通使慷慨許諾陳例根枝公問溪所任何
人何以能通吾上官通曰被獨籍王指揮陳總旗
二人公必先得此二人心力乃可濟公曰吾自能
之通謝去公侯旬朔群將校叅揖時號於衆曰今
急缺一巡捕官君等悉留前吾自擇之乃徑指王
曰可矣獨留之衆出王前公謂之曰汝何以與賊
通王驚諱之公曰阿溪歲賂三堂誰爲之通我已
備知而尚諱邪王悚惧不敢言公曰吾今貫汝罪

推心以用汝汝必取溪自贖仍被醜賞或貳或債則重辟不汝免矣王扣頭曰信如公言然阿刺之猛雖欲擒之而不可得柰何公曰然則事遂已乎王曰當更得一年老多謀者同事乃可公問誰王曰無如陳總旗公曰諾吾令授汝檄令舉謀勇之士帥所部兵來有事指麾汝則徑舉陳與俱來王受令去少之惜陳入見公初問之亦若問王者陳諱駭亦君王屢顧王王曰勿諱為吾與若事公已悉知之第當自力以報公陳亦言其難狀公曰而第誘之出寨吾自有以取之陳言此易耳此有聞

牛可以此誘之出

土大姓畜牛每歲時出牛對之以奉圖牛復奉多則牛大每數

十拳有至百拳多寡為勝負也

乃計食以一人牽牛在野陳入寨

訪溪誘令出觀而隨遣王率勁卒伏牛旁伺出擒之且刻期其遣它兵來援并又豫檄近溪各寨及期各以部兵同集助之議定陳受教去見溪溪曰何久不來陳曰新都堂至故不能來見老王呼溪為老王刺馬小王溪曰都何如曰無能為耳溪曰聞在廣解捉賊何謂無能陳曰同姓耳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陳曰姑徐徐何以遽舍重貨溪留陳食縱談到牛事陳曰適見道中牛未審校老王家牛何以然亦大

矣優劣未可決也溪曰寧有是乎審尔我當買之
陳曰牛人非商賤似不可致入寨溪曰我去觀之
陳佯曰何必自行溪奮曰必去必去因顧刺史俱
陳又激言曰新都堂在小王豈敢去乎刺怒曰何
都堂能阻阿刺足邪因即座以雞卜不吉溪言吾
夜夢大網恐不利出陳曰夢網得魚牛必屬王矣
溪刺乃與刻木上人與衆爲事必刻木爲信即俱起三騎聯而
出至其地視牛眇耳溪詫樂命酒飲忽報巡捕官
至陳曰王知乎王指揮也盍往訪之溪曰伺彼來
可陳曰寧有新官遽下訪人乎因勸令往又說令

去所佩刀曰新武職官見刀以爲不利是求好友
惡也溪乃去之既往見王留坐因戲謂溪刺新上
司按部至境何不夙迎待此來何爲溪刺猶謂故
戲浸言拒之王奴曰而戲乎吾豈不能執汝溪刺
猶笑傲王呼伏出數百人往捉刺刺徒手搏傷八
十人竟就擒并溪摯之時援兵正至無失期諸寨
兵亦集共圍之公又夙命造二檻車隨王令一得
溪刺即囚之徑馳赴貴州無經清平恐其黨劫之
也於是一如公命至解三司鞫之論死公臨問皆
無一語第垂頭請死刺語人吾不畏千萬人獨畏

一孔公耳然亦不知其擒我若此易也中官猶爲
解救公言吾不究君事猶能解乎溪刺死溪有二
子篡都均公又令都均官司徑擒之悉殪焉
洪武中山西都指揮郭敬性解鍾律以水置食器中
斟酌損益以著擊之即合音調嘗聞教坊奏登降
之樂愀然不樂或問之曰非尔所知

驍騎指揮郭德成嘗侍太祖宴內苑既醉免冠謝
其頂蕩然上笑曰酒風漢頭毛如此非酒過邪
德成曰臣猶厭其多欲盡髡也上默然既醒悔
悟觸犯遂盡削其髮被緇誦佛乃免太祖建孝

陵將遷寶誌家祝之不報乃曰假地之半遷瘞微
偏當一日享爾一供乃得卜發其坎金棺銀槨因
亟其骨移瘞建靈谷寺衛之立浮屠於亟上覆以
無梁軌殿工費鉅萬仍賜莊田三百六十所日食
其一歲而周馮永業御製文樹碑再樹再擊
上曰誌不欲謂吾績耳乃寢不樹

太宗偶問宋指揮晟有子無宋對有二子

璠

璠

上令帶來我看晟引入見
上喜曰都好即命三公主四公主同下降兄弟並無
都尉一日晟從外歸二子迎侍晟醉大喜撫二子

曰吾家受恩深矣父腰金子腰玉時二主在屏後
上聞之後見
上偶語及人
上曰渠腰玉帶耳無幾命守寧夏以
大功擢都督荐至封侯西寧
太祖時整容匠杜某
專事
上梳櫛脩甲一日不
上見其以手足甲用佳紙裹而懷之
上問將何處去杜對曰聖躰之遺豈敢狼籍將歸謹
藏之

上曰汝何詐邪前後吾指甲安在杜對見藏奉於家
上留杜命人往取其家人從佛閣上取之以朱匣盛

頓香燭供其前比奏
上大喜謂其誠謹知禮即
命為太常卿後卒塋於某山及宋西寧之喪卜地
其旁欲并購其壤以啓於朝不可今西寧塋側一
路山即是有猶表題曰太常卿杜公之墓
太祖進膳有髮召問光祿官對曰非髮也龍鬚也因
即將鬚得一二莖遂叱去不復問
洪武間憲典火烈期以止辟刑部郎索凱
上久欲除之一日忍問凱有某犯法朕將誅之而太
子輒欲宥之何也凱對曰陛下欲殺之者法之正
太子欲生之者心之慈
上含怒曰誦法之正心

之慈二語在四不止已而叱出凱知不免矣即日
佯狂顛繆百端或搏麪煎炙如太穢狀家人潛布
諸塗輒自拾啖之既久人以為真狂許籍之而大
上聞乃置之又某御史松人也偽為瞽雖佳人不知
之其婦遂與同居校尉通一旦尉自其室出履錯
天然有聲御史了了偽問婦何聲婦曰跳下楼耳御
史曰諾遂亦終免及後朝時已老歸鄉日以稍稍
稱愈或曰與婦競婦喧辨御史曰記得猫兒跳否
婦悟即自經

國初疏牘奏御上一覽即送東宮令叅決以觀才識

上鑒稍後遂定制凡章奏必以副封啓東朝與實封
同進

洪武中御史與校尉同居官舍重屋御史在上尉在
下欲其互察糾也

洪武中京師有校尉與鄰婦通一晨校瞰夫出即入
門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
曰見天寒思爾熟寢足露衾外恐汝傷冷來添被
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至此乃忍負之即
取佩刀殺婦而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
門見無人即出鄰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証狀獄

成將棄市校出呼曰某人妻是我殺之柰何要他人償命乎遂白監決者欲面奏監者引見校奏曰此婦實與臣通其日臣聞其夫語云云因念此婦忍負其夫臣在床下一時義氣發作就殺之臣不敢欺願賜臣死

上歎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即釋之

洪武中歐陽都尉挾四妓飲事覺逮妓急妓分必死大毀其貌以往一老胥謂曰予我千金能免尔死妓予之半胥曰

上位神聖寧不知若曹之侈肆慎不可欺當如常見

更加飾耳妓曰何如曰須沐浴靚潔以脂粉香澤治面與身令香遠徹而肌理妍艷之極首飾衣裳悉以金寶錦綉雖相服褻裾不可以寸素問之務窮盡妖麗能奪目蕩心則可等如此無伺它術問其詞曰一味哀乎而已妓從之此見

上上今自陳妓無一言 上顧左右曰擲起殺了妓

解衣就縛自外及內備極華爛繒絲玳具堆積滿地照雉左右至裸体膚肉如玉香聞遠近

上曰這箇小妮子使我見也當惑了那厮可知俚郎此放之

監都督王如以常開平妻弟從征累功至大將所向
多克捷素狠愎不學恃功暴橫莊奴假子數千嘗
奪民田民訴之御史王執御史蚤而逐之征北還
私載無算比度喜峯閔閔吏以夜不即納王毀閔
而入自新錄無一言上賜式古曰將效
上聞之怒會有言其私元王妃之北與殺之
上詰責之王不為意每侍上坐飲宴容止傲悖總
兵在外專黜陟刑罰至違詔出師屬征西歸意望
進爵時已封涼國公上命為太傅王攘袂曰我
當為太師何太傅也及奏事上不從王退曰

上疑我已遂謀反密召故後一日天禧寺浮圖災古即

長于寺有司入奏

上命兵馬督入遙衛於外令勿救火寺既燼命盡取
其灰投于江即其鼎建大殺立塔十三重賜名大
報恩寺雄麗甲海內焉

太宗皇帝一夕夢服緋七人上謁翼日銓曹引進士

七人奏擬某官皆如格七八品上以符所夢謂
冢宰曰五品以上服緋方面官閔幾人速省檢以
來尚書上其教宣德齋大學西弄

上即命注授七人中有布政一吾鄉陳公祚得河南

叅議

陳僉憲祚疏勸宣廟讀大學衍義

上怒自批其奏曰你道我不讀書我是怎麼來做皇帝遂下獄父母兄弟妻子娣姪凡男子悉固禁婦女下浣衣局凡七年英廟踐祚釋之幼女出時才七歲不能名六畜公剛勁絕類屢諫瀕死詳具別籍

宣宗召吾鄉欽院判言欽謙汝江南人惺惺朕欲用某藥可製與我謙對不解

上曰與酒飯吃乃出如是凡數次

上曰何其吝乎謙曰臣以醫受陛下官祿先聖先賢醫道者無此等書臣實不解上怒命數力士以

土旃席囊其頭持去及出朝無一人知者家中失謙

宣問之太醫院不知訪諸朝士皆不知所在諸省部大臣潛為訪之一獄卒言知狀扣之曰今在錦衣獄以四鐵繩繫之加以三木與陳祚同處極幽冷一室中家人不敢白亦不敢通問久之釋出

有李校尉者口奏宣廟爺爺詔求直言臣不解文字只口奏二事其一云云其二陳符乃奄人爺爺賜與二宮人何所用直言只此二事為大

上大怒命割其舌行刑者即它校尉也少削其尖不大去之

上令持去饑七日來說即入獄諸校更以肉餌啖之七日奏李不死上令再饑七日校啖之如初又七日奏不死上曰豈神仙乎放之既出人遂李神仙

宣宗幸某官就宴家人供事有女甚美行酒左右皆上悅之然稚齒未可進御上謂曰尔要東西與我說又曰先與你頭面眷戀久之而去明日賜金玉珠寶首飾各一秤又數日語近璫曰向見某家

食器皆銅何其貧邪又賜金銀飲食器甚夥價數千緡明年上崩此女竟不入宮

正統末京師旱街巷小兒爲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皇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郡譟呼不知所起未幾有監國即位之事繼又有復辟之舉說者謂兩帝者與弟城隍者郟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以謠爲有徵也

成化某年進士放榜有南昌龍騰霄其內七亦京上曰龍而騰霄是飛龍在天也命更名朝人龍騰霄成化未上病古澀朝臣讀奏答旨多以是字而尤

弗便鴻臚卿施純請以然例二字代之是字而大
上喜擢爲太宗伯時號兩字尚書施京師人體貌豐
大偉音吐洪亮詞語莊整班行中可觀其內子亦京
師人貌甚端麗一日同諸命婦朝兩宮內廷嬪御
色亦鮮儷咸屬目焉太后命之前問夫人誰氏對
曰妾禮部尚書施純妻也太后賜鈔諦視久之顧
左右寺人曰向者東朝選妃何不及此人又願謂
五曰夫人向後不必更入朝也
尚書楊公耆厚德冠一時鄉邦傳誦其事甚多如鄰
家構舍優其榻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

少也又或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此
些也不妨之句又以鄰翁生兒恐乘驢驚之賣驢
徒行等記載已多又聞其先墓前碑爲數田兒戲
推仆墓人奔告公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語諸兒
家善護兒毋驚之

尤叅議先生文度惇厚莊介鄉國模範亦多記載者
游學時委巷一妹暹迎之將獻笑先生趨避之更
不由是塗也予姨夫蔣君廷貴應試經行教坊群
婢挾擁蔣不一顧妓椰揄引其裾蔣絕裾去亦不
怒吳文定公在吏部時以喪歸適其第四偏一曲

諸姪嫗奔避公語騶從彼亦貧迫不得已耳吾既
未能濟而革之亦沮彼糊口計命回車迂行而東
戒勿由此

盛寅先生嘗夜夢有寄樹於家者久矣急欲樹遂私
發用之寤而深自訟曰豈素曰義心不明以致此
邪迄不能寐坐以待旦

陳檢討繼幼孤母節婦守義甚堅教公嚴篤郡邑上
其事朝命巡按御史廉覈之御史既得狀復微行
至其鄰家樓上潛窺之節婦方率子灌園節婦前
行檢討抱盞從之步趨整肅如朝走然已而同灌
少頃節婦入內久之手持茶二盃來檢討遙望見
遽擲盞趨迎至前跪兩手捧一盃而起飲之御史
不覺動容稱歎即以上奏旌表門閭

永新劉公行業端茂永樂戊子領鄉薦會試下第道
遇泮水一女子未沒號救劉命援之登舟附載以
歸道中皎然不涅逮家婦問曰買妾乎劉告之故
婦扣女女言本富族今舉室壘魚腹矣感君有再
恩請執婢役以報劉曰惡有是吾力猶能返汝立
命人送之還至則茫茫大川耳親識皆絕形迹復
再來劉命婦善視伺焉覓壻婦之婦曰渠已無家

吾亦無後君非構意室之政使從人未必勝君殆亦天作之合其留侍中擲劉固不可知者諭勸再四久之乃處二室既而生二子長即太宗伯文安公定之次布政叅議寅之也

孫御史昂吉安人天順初提學南畿生徒誠服所歷戒毋疾迓舟行近學舍傍數夫肩小輿猝人人無知者師弟子既集便令闔門試之試文不以完篇破題數首隨閱隨差次之比畢諸生猶在堂而已發文案私請自無所入有過者未始輕罰惟自訟格其心而太戾者必黜一日庭中橘熟命摘與諸士同啖之一枚士輒取二枚問之曰將遺母孫大稱賞令摘益予之其後乃得天台陳選大畧相似二君江南士人人能誦之

太祖留神學校胃監教術尤爲嚴密司成亦多得人今多稱李公時勉以耳目相及又其忠節震灼爾英宗以來道學稱薛文清公後來如吳與弼陳獻章輩博學有山西石宗人鮮知後稱丘相等文學揚文貞公後稱徐武功等政事兵刑等各有名世不可悉術而評且有所不敢也即此所懲道學惟文清誠爲之餘亦不暇方人也要之

祖宗時人物不樹門戶而各臻其極千載自有律度量衡獨忠義之節前後所出者扶植宇宙萬古一

日耳

此舊作路語以頗近紀事故筆之

景恭中劉學士儼典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為解首

泰本富室或以為有私高閣老乃請覆試

上不可比泰等赴禮闈中旨特召北畿五經魁士入

禁中覆試陳閣老徐步觀五士文章至泰微言曰

仍應以此卷為首亦不知其識泰否也此折封其

次一與厚第符合乃仍賜泰為解元劉公初大不

平欲扣閣力辯迨覆試乃已後劉沒有司議謚亦

以此事謚曰文介焉初高之請以于尚書王都御

史二子不第乘此為之地耳既而朝廷徇其意特

命二子登科時目為欽賜舉人

舊制生員以貢舉入監中欄無所變直至殿試選授

後方易命服洪武中嘗許監生戴遮陰帽遂因私

戴之洪熙中貢士入朝上問此着藍衣者何人

左右對監生

上曰教着青衣好看乃易青袍迄今王尚書怒在吏

部有欲請歷事附選監生服冠帶者以咨於王王

曰秀才在諸司惟此衣巾易便稍可禮待若冠帶

則與承差辦事官何異任其趨走於前而禮貌無少別所捐乃大笑乃止近南京有司亦草疏謂吏胥在選即以冠帶况儒生乎欲行亦有沮而寢倪文毅公頌躬廣頰美如冠玉腹大十圍髀有四乳儀觀表揭百僚爲宗伯定廟祀爲冢宰公正剛方權倖不敢于未久而卒譽克朝野初厥考文禧公在翰林卿命祀百岳其配姚夫人夢緋袍神人入室語之曰吾知汝無子鑒汝夫齋祀之誠今已此子乞汝因指捧香合童子示之乃寤果得文毅文禧因以岳名

文毅但無陰無子

徐文靖公少學時性甚沈質言動不苟嘗效古人以二餅貯黃黑豆每舉一善念道一善言行一善事投一黃豆不善者以黑始黑多黃甚少漸積參半久之黃者乃多云平生如是雖貴不輟

吳文定公忠信弘厚天性學力天城全德不可勝紀漫志耳目小端一二未達時家應識人役徵擾百狀公見重於有司其父亦長者不以有公怠事或當苛甚時稍謂公盍一白之上官公曰譬我不作秀才亦已而已矣乃潛入金胥徒輩以寬其事父不知也里僮子以私憾公同夫人出隨詈公於車

旁從人轉公召戒勿應而已又刊去公所爲郡學
碑刻名上官追究公曰吾文誠不足存幸無校官
重刻而已縣官矯激束縛公家人固無所可罪至
是公禮儀亦矯而簡慢公殊不介意縣官述職公
正佐使部冢宰欲出此令問公公曰謂之最固非
公以黜則亦未至爾冢宰耶從之而遷佐別郡
梓符民袁海景泰初從募戍邊母病於家婦徐氏割
股餌之即愈後復病婦禱於空柝玄帝佑之願進
香武當以謝姑即夢神子丹藥一粒吞之既寤復
愈及夫還語之故夫與母妻偕往至南巖宮徐如
言向姑危切時妾寔請捐軀代故今當如約姑與
夫愕然方止之宛轉已不見徐乃潛至飛昇臺傍
投身萬仞之崖留鞵崖畔以示覓者衆覓不獲見
鞵始悞慟而已俄而母與夫持上金殿遙見一人
在殿在拜禮即之徐也駭問之徐言方捐軀而下
忽若衆擁持之不覺已在此也遂同歸孝感明烈
如此

洪武永樂之間蘇郡人有嘉定縣吏者郡中一人以
事註誤至縣潛白吏求助直之吏曰今上自郡守
下至縣首領官皆廉公奉法吾曹亦革心戒謹豈

敢私出入文牘邪然若事既直第公聽之決無枉
理鄉人如教果獲伸雪感吏情以米二石餽之吏
固却久之此人竟不肯已吏曰我以鄉曲故為君
受一斛鄉人別去後半載吏假歸以原粟奉鄉人
之母曰此君兒向寄我處今以還母

